

之心 人生 智慧
之提 人智
以善 开
凝视 实
开现

林清玄

经典作品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迷路的云

无常是幻，无常是苦，无常是迁流不息，
无常是变动不拘，无常是美，
却是最苍凉的美。人人不免一死，
如同每一片云都不可能停在相同的地方。



林清玄

经典作品系列

迷路的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清玄
迷路的云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林清玄经典作品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九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2-54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路的云/林清玄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373-1

I. ①迷…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1141 号

特约策划:陶媛媛
责任编辑:廉 萍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373-1
定 价 29.00 元

献给

来不及看见这本书就过世的

父亲 以及

还在悲伤中的母亲

愿

父亲往生西方 花开见佛

母亲福慧增长 身体常健

总序
乃敢与君绝

乃敢与君绝

赫清玄

我願意

与你心心相印，永遠相知，

和天命一樣長久，不斷絕也不衰退。

我永遠永遠不會離開你，

一直到

最高的山失去了稜線，化為平原；

一直到

全世界的江水都乾枯了，為蝦蟆死鹹；

一直到

冬天打起了春雷，一掃天香劫地；

一直到

夏日下起了大雪，寒徹心扉；

我愿意
与你心心相印，永远相知，
和天命一样长久，不断绝也不衰退。
我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你，
一直到
最高的山失去了棱线，化为平原；
一直到
全世界的江水都干枯了，鱼虾死灭；
一直到
冬天打起了春雷，震天动地；
一直到
夏日下起了大雪，寒彻心扉；
一直到
天地黏在一起，无日无夜，
一直到
这世界全部颠倒，
我才敢和你分离呀！

这是我最喜爱的一首古乐府诗（《上邪》）的译文，原文是这

样子：“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我在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是盛夏时节坐在漫天的凤凰树下，当时因为感动，全身不停颤抖。

天呀！在千年之前，就有一个少女为情爱立下如此坚强、如此惊天动地的誓言，这不只是“海枯石烂”，而是世界毁灭了。

即使世界崩毁，我爱你的心永远永远不会改变！是多么浪漫、热情、有力量，令人动容。

千年之后，放眼今世，还有几人能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么壮阔的誓言！

文学就是这样，短短的三十五个字，跨越时空，带着滚烫的热气，像是浓云中的闪电，到现在还让我们触电，仿佛看见一道强烈的闪光！

一句话也没说

这是最令人震动的情诗。

而最令人震动的爱情故事，我以为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

司马相如是汉朝的大才子，年轻的时候在梁孝王手下当文学侍从，当时写了《子虚赋》，闻名天下。梁孝王驾崩之后，他回到故乡成都，日子过得很艰难，几乎三餐不继。

临邛县令很欣赏司马相如，有一天，临邛的大富翁卓王孙宴客，县令邀请相如一起去参加。卓王孙家仅奴仆就有八百多人，庭园大到看不见边，说多豪华就有多豪华。

一身布衣的司马相如，完全无视于豪侈的景象，自在地喝酒、自在地散步，看见院中有一把古琴，就随兴坐下来弹琴，非常潇洒。

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在附近听见动人的琴声，跑过来看，看见司马相如一表人才，一见倾心。司马相如则是天雷勾动地火，立刻爱上卓文君。

两人四目相望，一句话也没说。

夜里，卓文君悄悄来找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牵起她的手，穿过豪华广大的庄园，走出气派雄浑的大门，连夜跑回成都去了。

他们一毛钱也没带，甚至没有一件多余的衣服。

为了生活，文君只好在街上当垆卖酒，而大才子司马相如则跑堂、打杂、洗碗碟。

夜里，偶而写写文章。

有一天，汉武帝偶然读到《子虚赋》，非常欣赏相如的才华，立刻派人到成都，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接到长安，留在自己身边做官。

不用洗碗碟了，司马相如专心写作，后来又写了《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成为西汉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司马相如的文章就像他的爱情一样，恢宏、浪漫、壮美，令人目不暇接。

看看今天的人吧！谁有这样的勇气？一句话不说就能相守一生？第一次相见就为爱出走？对房子、车子、财富不屑一顾，只纯粹地去爱，去追寻。

读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是在我的青年时代，时在阳明山，我在大雾弥漫的箭竹林里穿行，抬起头来，看着一只苍鹰在山与蓝天之边界，自在悠游。

我想着：如果有那么一天，我遇到一位一句话都不用说就能相守一生的人，我是不是能有司马相如那样一往无悔的勇气？我是不是能放下世俗的一切，大步向前？

经过三十年，我证明了自己也能一往无悔，大步向前！

那是因为我们都有文学的心，文学使我们不失去热情，有浪漫的情怀，愿意用一生去爱、去追寻、去完成更高的境界。

志在千里，壮心不已

历史上，最被人误解的文学家，应该是曹操。

由于《三国演义》把曹操写得狡诈，曹操就成为奸臣的代表，其实，他的才华远远胜过刘备和孙权，年轻的时候就立志结束分崩离析的乱世，使天下归于太平。

有一次，他出征打仗，路过渤海，站在碣石山上，看着浩瀚的大海，写了一首诗《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看哪！那海上峙立的岛，是我的志向！那丰茂翠绿的草，是我的志向！那海上汹涌的巨浪，是我的志向！日月从海上升起，

是我的志向！灿烂的星空倒映海里，是我的志向！我何其有幸看见这伟大的海洋，写一首歌来咏叹我的立志。

读到这首诗时，我刚步入中年，正在宜兰的海边，远望龟山岛，想到这个被误解千年的文学家曹操，他的胸怀是何等的宏伟巨大，如今读来，还让人震动！

因为心胸开展、意志坚决，曹操一直到老，仍有满腔热血，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由于他的文化素养，他教出两个了不起的儿子曹丕、曹植，父子三人被誉为“三曹”，是建安文学最经典的人物。

曹丕说得很好，他认为文章是经国的大业、不朽的盛事，人的寿命有限，富贵也如浮云，死后都会成空，只有文学会永垂不朽，具有长久的价值！

“三曹”去今久矣！但我们现在读到《观沧海》、《燕歌行》、《白马篇》、《洛神赋》，都还会感动不已！

我最喜欢曹丕说的“文以气为主”的见解，文学家都是不同的，各有性情和气质，文章风格自然不同，这是美好的事，不必抬高或贬低。

正如太康诗人左思说的：“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文章的贵贱，谁分得清呢？

天地为之久低昂

杜甫偶然看见公孙大娘的弟子舞剑，感动不已，写下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

读之，令人低徊不已，杜甫透过诗歌，把公孙大娘弟子舞剑时，那种气势、动作、伸展、优美、力道……写到了极处，动的时候，威猛强过雷霆，停的时候，仿佛江海都静止了，连天地都为之低徊不已。

透过文字与想象，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美！

假设，当时有录影机或手机，有人录下公孙大娘的舞剑，传到 YouTube 网上，我们看了，会有杜甫那样的感动吗？

肯定不会，因为五色已经令我们目盲了，过多的平面的影像，使我们的感觉匮乏了。不管多么惊人的影像，再也无法激起我们

的感动，再也不能了！

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有一个秋天的夜晚，他在浔阳江头送别朋友，突然听见江上的船上传来一阵琵琶声，后来他写成一首感人的长诗《琵琶行》：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

白居易把琵琶忽快忽慢、时高时低、有时停顿稍歇、有时奔放飞扬的节奏，写得淋漓尽致，光是一首《琵琶行》就有多少名句：“千呼万唤始出来”、“未成曲调先有情”、“大珠小珠落玉盘”、“此时无声胜有声”、“唯见江心秋月白”！

如果有人当场录了音，转录到网络上，任人下载，我们听了，会有白居易那样的感动吗？

肯定也不会，因为五音已经令我们耳聋了，太多的泛泛之声，靡靡之音，已经使我们的感觉僵化了，再也不会天籁那样的感动，再也不会了！

五色、五音，还有五欲，已经使我们的发狂，我们无法透过文学来验证我们的想象力。

文学没落并不是我们发狂的原因，但文学没落确实使我们的的心灵为之枯寂！

一直向往远方

在一个贫困而单调的年代，我生长在偏远又平凡的农村，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和网络，甚至连电视电影都没有。那个农村，缺乏任何影音和娱乐。

陪伴我长大的，只有很少数的文学作品和书报。

文学的情怀，使我在很年少时代，就感到像《诗经》古诗那样的深情，相信世上有永恒的情感。

文学的情怀，使我养成了纯粹的心灵，像司马相如一样，无视庸俗与豪奢，无忌流言与蜚语，勇于追寻，一往无悔。

文学的情怀，使我能立志，志在千里、壮心不已，从青年到老年，一直向往森林、海洋、云彩、天空与远方！

文学创作是我生命的宝藏，使我敢于与众不同，常抱感动的心！回观我写作的四十年，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作家，以爱为犁、以美为耙、以智慧为种子、以思想为养料，耕耘了一片又一片的田地。

那隐藏着的艰难、汗水与血泪，是很少人知悉的。

“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推出我的系列作品，九歌出版社的朋友希望我写几句话，思及自己的文学因缘，不禁感慨系之。

我和创作，不会离别

去年秋天，清华大学创校一百周年，邀请我去演讲。

一个学生问我：“林老师，我们都知道您写了一百多本书，您有没有预计这辈子写多少书，您会写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学生，我不知道今生会写几本书，但是，我知道我会写到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刻。

我引用了《上邪》那首古老的诗：

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

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文学创作就是我的“君”，除非世界绝灭，我和创作，不会离别。

二〇一一年初冬

台北外双溪清淳斋